

cmchao / January 11, 2013 08:08AM

[Go with the flow 下](#)

Go with the flow

下

2013/01/09 大洋洲田野考古

作者: Captain Scar-Little

好不容易發掘結束，卻發現要離開，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汪洋中引擎忽然熄火，怎麼辦？該不會要上演考古學家Pi的奇幻漂流吧？

—

熬著等到最後一天可以離開的日子，忍著淚挖完最後一個擾亂坑，完成了這次的計畫。把所有不打算帶回家的東西通通送人。隔天早上被催促著上船，但我的水壺裡只剩下1/3不到的水，桌上卻沒有可以灌冷開水的水壺。自從熱鬧的夜晚過後我們本來有的冷水壺就都不見了，每天出門前工人們都得多花一段時間去別的地方裝水再回來。我疑心是他們也已經被我們搞得精疲力竭、想不起來要特意為我們預備不是雨水的飲用水了。

到了海邊，原本只要坐兩個人的船多了五個搭便船的人：地主D、兩個男老師、一位女老師，外帶一位孩子。匆匆把行李放上船之後七點多準時出發。船夫打算從岩岸較多的南邊走，大約兩個小時就可以回到Lata。但是前晚為我們煮飯的媽媽才特別叮嚀過，這條航線雖短，卻沒有甚麼可以臨時停靠的地點。萬一出差錯，由於離岸邊較遠，游回岸上可是要花一些功夫的。但是船夫則說，前晚通過沼澤區的另一條路線有人看見一隻七公尺長的鱷魚出沒，還沒有人來得及把牠幹掉，所以我們還是走南邊比較安全。

出海不過半小時，原有的汽油桶就空了。船夫停下引擎換上第二桶油。哪知道引擎就此熄火，怎麼樣也打不著了。眾人非常訝異，船夫也很尷尬。他解釋說因為昨天他受雇去搬運木材，所以換了一種混合汽油，不是平常的油料。但是剛剛引擎不是還好好地運轉嗎？船夫給不出答案。摸摸鼻子，慢斯調理的開始拆卸引擎蓋，把火星塞拔出來往衣服上摸了摸又塞回去，然後蓋上引擎蓋，開始拉開門。累了，換另外一位男老師上場。打不著，再換另外一位男老師上場。打不著，再換D上場，最後是R上場。

我們的船開始在浪裡搖晃，逐漸被浪沖擊的改變了方向，緩慢地朝著西南方漂流出去。就在此時I打了通電話給D，問他為什麼引擎聲停了，我們是不是遇見麻煩。說話口吃的D還來不及解釋清楚，手機訊號不見了，因為他的電池沒電了。半小時過去了引擎仍然無法啟動，於是大家開始著急了。船上只有一把槳，短到坐在船頭只能有一半的槳面碰到水，要划回岸邊要兩個小時以上，游回去恐怕要四小時。想打電話求救，其他幾個人的手機不是沒訊號就是沒電。R朝著我大喊，問我手機還有沒有電，要我好好護著我的手機，以防萬一。

漂了一段時間之後，手機竟然有了訊號，馬上有人打電話給朋友求救，然後說，N村裡會有人來救我們的。又過了十幾分鐘，海面上一點遠方馳奔而來的引擎聲都沒有。然後有人想起村裡只剩4公升的汽油，誰會出海來找我們？這下子大家都開始焦慮了，船夫先生又開始無止盡的拉扯著起動器。

終於R說，在沒有換上第二桶汽油之前一切都是好好的，會不會是這桶汽油裡進了水呢？船夫搖頭，但是其他人都逼著他檢查。他拿出吸油器把第二桶油從油箱裡吸出來，果然裡面有水。於是在歡呼聲中換上第三桶乾淨的汽油，馬達在掙扎了一陣子之後回神過來，順暢地運轉起來。一路飄到Nendu島西北邊與另外一個島相夾的地方，在強勁的洋流衝著船往西南邊的汪洋飄去的地方，第三桶汽油偏偏在此時用完。一般來說要換汽油必須停下引擎才安全，但是船上

其他人一聽見船夫把船速放慢、引擎就剛始輕咳的時候，都跳起來阻止他熄火，就怕引擎會自此無法再度啟動。於是在上帝的保守下船夫安然換上第四桶汽油，順利帶我們抵達Lata港灣。

一下船，船夫先去買了幾瓶啤酒壓驚。然後他跟R告白，他完全不明白今早引擎出了甚麼問題。根據經驗來說，要是我們的引擎真的壞了，至少要漂流上五六個小時才會被人看見並且在少數幸運的情況下會被救上岸。要不是R反應快，一船人現在大概要曬乾了。R非常震驚，因為他以為操船十幾年的船夫早該知道出了甚麼問題，或是至少知道在緊急狀態下該怎麼做，哪知道他一無準備，也一無所知。只帶了1/3罐水的船長非常自責，當時應當堅持把水壺灌滿再出海的，不應當為了慶祝可以回家而忘記海上安全須知。R則說當時船上沒有其他人有水，再過兩三個小時他想大家也許就會開始為了那些許的水發生暴動。唯一的一個緊急衛星求救器鎖在寶貝箱裡，這又是一大失策。於是兩個人互相安慰了一番，慶祝劫後餘生。

其他要在Lata慶祝聖誕節的人就沒這樣高興了。雖然抵達的大船帶來了汽油，當地唯一一家銀行竟然完全發不出現金。要提款的人拿不到錢，不但買不了禮物，也買不了汽油，也住不起旅館。於是街頭上突然多出許多被迫在當地借宿的人，鎮日流盪買醉。現金被商家鎖在抽屜裡了！當地人說，因為銀行要收手續費，惹火了商家，所以他們通通拒絕把錢存入銀行，造成現金流通上的困難。請保鑣保護現金還比付月費划算，這也算是奇景之一了吧！

回到有自來水和電扇的Lata，已經有種不堪回首來時路的感覺。飛抵有冷氣的首都，睡覺時竟然必須關掉冷氣才不會覺得冷。回到19度的台北，在夢中仍然聽見浪光拍打珊瑚礁的清脆響聲，就這樣半夢半醒的度過了回家之後的第一天。

---